

地方名人

龙国禄:铁骨冰心强顶令

◎洪达勇 文/图

龙国禄,字廉孺,广西桂平人,明万历二十六年(1598年)任海澄知县。“铁骨冰心”是其继任余应柱对他的赞誉。

铮铮铁骨显为官风骨

对上,龙国禄敢于硬着脖子,和强取豪夺对着干;对下,龙国禄能够挺起腰杆对违法乱纪说不。海澄是明代漳州府的属县之一,月港是当时全国唯一可以到东西洋贸易的合法港口,“闽人通番,皆自漳州月港出洋”。航海贸易所得的厚利让不法之徒垂涎三尺,富庶的月港自然难逃当时管理福建税务的税监高家的魔掌。他对于外出贸易的商船,课税尤重。面对这个炙手可热的“钦差大臣”,龙国禄毫不畏惧,和他分庭抗礼,不卑不亢。每次高家到海澄县来,都坐着八人抬的轿子,前呼后拥,好不威风。龙国禄就下令将县城里的柵门改得又低又窄,使高家的轿子不便于转动,大大挫伤了高家的锐气。龙国禄还严令部下,不得听高家使唤,并缉拿那些为高家卖命的不法之徒,让高家在海澄县没有帮凶。高家曾派手下到海澄见面见龙国禄,其人狗仗人势,气焰十分嚣张,龙国禄当堂下令打了他一顿。海澄老百姓闻讯都拍手称快。对于那些欺压良善的豪强和玩弄文字、曲解法律的刀笔之吏,一旦犯法,龙国禄处理起来干净利落,毫不手软,“朝发而夕逮治之”。

一片冰心藏清廉慈爱

海澄的“肥水”没有流进龙国禄的腰包,乾隆版《海澄县志》称他“近脂膏而不自润”。下车伊始,他不给任何人钻空子的机会,谢绝一切常例。他在县署内东偏建一书房,室中惟图书数卷而已,自名“如水斋”,以此明志;他给县衙门上匾楼的“太清钟”写的铭中提到希望能“孳孳为善”,以此“奠千百年之波澄”。其心可鉴,然其作为更值得为人称道。海澄百姓历来好斗多讼,事无巨细经常诉诸公堂。为改变这一恶习,每次接案后,如果不是紧急重大的案件,龙国禄就故意拖延时间才开始审讯,让原被告在等待中消耗斗心。双方往往不等到庭就感到后悔,于是就撤诉了。后来果然“讼日稀少”了。当时海澄建县仅30多年,由于历史原因,海澄县不平正的田赋要交到邻近的龙溪县,管理不便且有胥吏从中舞弊,百姓苦不堪言。龙国禄得知后极力向上陈情,最终庄赋归澄,百姓免受盘剥之苦。类似还有另一件事:因距离海澄县相对较近,当时仍归属漳浦县的镇海卫(清雍正十二年才划归海澄县管辖)所需的粮草等军需物资都是向海澄县民征收的,无形中加重了海澄县百姓的负担,龙国禄向上级报告,积弊终于在之后得到解决,只是当时他已离任多年了。

两大项目寓宽容胸怀

随月港开放进来的不只有来自南洋和西方的白银,也有外来的文化和不同的信仰。难能可贵的是龙国禄对于不同信仰的包容态度,这从他任内的两个建设项目中可以窥一二。县城东郊原来有座东岳祠,龙国禄见其“栋宇渐圯,规划狭隘”,于是带头捐资,于万历二十七年(1599年)进行扩建,更名“寿春宫”,为祝釐(祭神祈福)行春之所,前殿后寝,规制宏壮,并自为之记。建成之后,海澄民众又有了一个好去处,每年正月初二,此处热闹非凡。而由于月港对外贸易兴隆,人员交流频繁,“澄民习夷,十家有七”,历史上曾有不少回族人到漳州定居,龙国禄就在月港港口修建了一座清真庵——这可是漳州志上唯一记载的清真寺,给那些不同信仰的人有一个朝拜之所——可惜天启七年毁于郑芝龙之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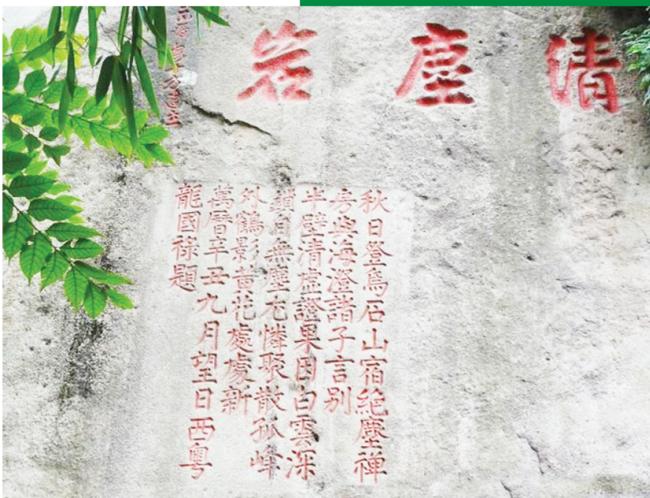
龙国禄的所作所为老百姓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。可惜不久他竟因为“不善媚故”被调离海澄县。离开那天,海澄的士农工商,全部歇业。父老乡亲,扶老携幼,紧紧跟在他的后面,依依不舍,“攀辕卧辙数百里”才返回。这个感人泣下的送别情景被当时的画师绘成了一卷《闽海攀辕图》,遗憾的是图早已不在了,但幸好还有两个佐证。其一是一时任浙江观察副使、龙溪县人郑怀魁写的《闽海攀辕图记》一文,作者把海澄百姓对龙国禄的怀念比作“周人之思召公、郑人之爱子产”,给予了高度评价。此文仍完整保存在乾隆版《海澄县志》中。今天读来,我们仍可感受到当年那情深意切的官民鱼水情。

其二是一幅福州乌石山清尘岩的题刻。清尘岩在乌石山石景景区内,位于薛老峰南坡,原来有座清尘岩。清尘岩早已不存,但“清尘岩”三个字大书深刻,宛如昨日。该石刻就是龙国禄所题。在“清尘岩”三个大字下面,还刻着龙国禄的一首诗,写的是和送别至此的海澄父老依依惜别的情感:“半壁清虚证果真,白云深锁自无尘。可怜聚散孤峰外,鹤影黄花处处新。”题为《秋日登乌石山宿绝禅房与海澄诸子言别》,并注明是“万历辛丑九月望日西粤龙国禄题”。石刻至今清晰如初,正如其背后的故事一样,已经深深地刻在了当时海澄人民的心中。看来,《海澄县志》记载的“攀辕卧辙数百里”所言不虚啊。海澄县距福州数百里,在当时交通甚为不便的情况下,部分民众却不畏路途遥远艰辛,毅然决然地百里相送,可见龙国禄在海澄百姓心中地位之高。

斯人已去,美谈传至今。龙国禄坚持正义、不畏强权,清正廉洁,一心为民的故事至今仍令人怦然心动。尽管当时海澄百姓为他建的生祠早已成为废墟,祀奉他的漳州名宦祠也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,但幸好还有乌石山上的题刻,将龙国禄的历史功绩和亲民、爱民之心永远地镌刻在了历史的天空,与山河同在,日月同辉!



龙国禄为海澄县城题写的观海门牌匾,现存于海澄天后宫。



乌石山龙国禄题刻



清《海澄县志》龙国禄小传

清《海澄县志》记载的龙国禄与高梁斗争

闽南俗语

鸡屎落地也有三分气

◎张亚清

鸡的肛门很小,它拉屎时又显得很吝啬,肛门刚一伸张拉出一点屎,马上就收缩回去,所以闽南人经常把吝啬鬼说成是“鸡屎川”(鸡屁股)。由于鸡身上储存着热量,拉出的这么一小点鸡屎落地后,常会冒出一股热气。所以闽南人经常用“鸡屎落地也有三分气”这句俗语,用于诤问和激励一些没有志气的人:“鸡屎落地也有三分气,你怎么比刚落地的鸡屎还不如,连一点志气都没有?”

人贵在立志,人若无志,人若在胸中存有一种奋发向上、不甘人后之豪气,一种攻坚克难、敢于进取之勇气,一种勤学苦练、学在必得之锐气。有志气者和无志气者的区别是:有志气者如皮球,圆滚滚的腹中有气,压力越大蹦跳得越高,在整个世界团团转;无志气者如“麻糍”(糯米团),腹中没气又黏糊糊的,压力越大越向下沉沦,最后被压成一张薄饼还提不起来。在中国的历史上,穷而有志、卑贱而有志者不胜枚举。以武将而论,西汉抗击匈奴名将卫青、霍去病都出身卑微。卫青是个私生子,自小备受歧视,被迫放羊,终年不得温饱。霍去病的祖母和母亲都是官家奴婢,社会地位十分低贱。但他们两人“鸡屎落地也有三分气”,自小勤学苦练,精通刀枪剑戟、拳术骑射等十八般武艺,终于依靠自己的努力建功立业而名垂青史。以文官而论,北宋官员吕蒙正、范仲淹都出身贫寒。吕蒙正少时食不果腹求僧饭,衣不蔽体住寒窑;范仲淹两岁丧父母亲,求学时一天仅吃两顿粥。他们也是靠着“鸡屎落地也有三分气”,奋发有为,终于成为一代名相。

但话又说回来,“鸡屎落地也有三分气”是用于励志向上,并非用来鼓励蔡夫胡为。如果因双方矛盾借用“三分气”而大动干戈,那可千万使不得!

文化丝语

「文化名人联手振救实体店」之思

◎许民彤

近期,笔者看到了许多实体店在疫情危机时期,寻求拯救、突围发展的新闻。

我们刚刚经历的这段疫情时期,不少实体店面临经营困难,甚至是雪上加霜。为了化危为机、危中寻机,一些实体店开展了系列“花式”营销,有的书店选择“直播带货”;有的开网络书店,拓宽销售渠道;有的打造线上App,启用微店;有的请网红作家“直播带货”,拉近线上线下读者的距离;还有的上线外卖,让读者同时拥有书香和饭香。据报道,山东、北京、上海等地全国各地的书店纷纷与美团、饿了么等外卖平台合作,开通了外卖服务……

危机中的实体店,该如何生存、该向何处去?为经营者、业界、网友和读者所牵挂。但是,近日“毕淑敏、白岩松、马未都……”众文化名人联手振救实体店”这样的一则文化新闻(见2020年4月17日中国新闻网文化频道),还是引起了广大网友和读者的关注。

这则新闻报道说,由央视名嘴白岩松牵头,同毕淑敏、刘震云、池莉、严歌苓、单霁翔、马未都等30余位作家、文化界人士一起联名号召拯救实体店书店,他们发出倡议,“不要让实体店书店永远消失!”“一间有品质的书店是一座城市的名片,失去书店的城市无异于失去灵魂。作为爱书人的精神堡垒,它们为读者提供的阅读和互动空间,是重要而不可替代的。一些近年来逆势崛起的独立书店,更成为城市的文化标签,让步履匆匆、身心俱疲的都市人得以徜徉书海,驻足停留——它们不该就此与我们告别。作为内容创造者的我们,无法置身事外。”后续的行动是,这些文化名人将通过形式多样的线下活动,走到读者当中去,用实际行动帮助实体店书店重聚人气,渡过难关,以此来推动并见证读者与书的久别重逢……

我们知道,相对电商而言,实体书店的优势原本在于为读者提供阅读和互动的空间,以及一系列生活美学、阅读艺术的体验。而这次疫情却极大地削弱了它们的线下文化的聚集功能。人们对公共空间聚集感到担忧、恐惧和排斥,这直接导致了图书的消费需求呈现断崖式下降,更别

说读者走进书店参加活动。据统计,疫情期间,全国各民营、国营连锁书店的销售额,比去年同期下降85%—95%,有些书店甚至资金流断裂,不得已关门裁员。

据中宣部印刷发行局调研组的统计,参与抽样调查的1021家实体店书店中,有926家暂停营业,占比达90.7%。停业期间,许多中小型书店尤其是民营书店,高额的面租、管理费用和员工薪酬让停业期间的书店不堪重负,同时又产生了图书积压、物流不畅、库房封库、货款拖欠等一系列问题。更多的逐步恢复营业,但短期内的经营预期并不乐观……

这些年来,在媒体上,我们经常看到文化界、读书界关注书店生存状况的报道。在当下资讯发达、信息爆炸的时代,书店的发展,遇到了很多瓶颈和困难,有的步履维艰,经营困难;有的出现危机,前途未卜;有的无法生存,面临倒闭;有的改头换面,转型发展……

而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,使大量的实体店书店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,有经营方面的、有资金方面的、有读者阅读方式变化方面、有图书消费需求方面……面对特殊时期如此条件的复杂以及生存的艰难,作为大众文化生活的一部分,传统书店或者实体店书店,真的在面临着一种“哈姆雷特式”拷问和抉择。为了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生存下去,必须在经营方式的转变、寻求政策和资金的支持、在营销上主动出击、贴近读者的阅读方式和阅读需求、探索多种阅读推广推介方式等方面,进行文化和生存的“突围”,寻找新的天地。

书店与城市、阅读与城市,有着不可分割的文化的、精神的、气质的联系,书店是城市的“精神绿地”,是人和城市的“灵魂栖息地”,这已越发展成为人们的共识。所以,这次文化界众多文化名人联手呼吁“振救实体店书店”,让我们看到了实体店书店面临的危机已刻不容缓,但我们也相信,在危机中实体店书店更存在着凤凰涅槃、浴火重生的契机。“振救实体店书店”,众多文化名人在行动,我们每一位读者该怎样行动呢?

文坛轶事

欧阳修的「三上」「三多」

◎卜庆萍

北宋政治家欧阳修,在政治上负有盛名,历任翰林学士、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,他还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,与韩愈、柳宗元和苏轼并称“千古文章四大家”。欧阳修毕生勤奋治学,官居高位还珍惜分分秒秒研读不辍,故有“三上”“三多”之典故,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。

欧阳修四岁丧父,随叔父在现在的湖北随州长大。其幼年家贫无资,寡母郑氏用荻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。在母亲的教育下,欧阳修从小懂事知礼,勤奋苦读,终于事有所成,于景祐元年(1034年)入朝为官,成为深得民心的大臣。虽位居高位,公务繁多,欧阳修仍在忙碌之中,充分利用“三上”等点滴时间,潜心读书,笔耕不息。欧阳修在《归田录》卷二中说:“余平生所作文章,多在三上,乃马上、枕上、厕上也。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。”欧阳修的“三上”,即马上、枕上、厕上,从此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典范。

欧阳修在古典文学史上文思超群,名篇不断,断然离不开“三上”。政事缠身的欧阳修,不放过每一个马上、枕上、厕上的细碎光阴,将旅途中的马背上、睡前和如厕的点滴时光,都一点点收集起来,用在读书治学上,故欧阳修在《退居述怀寄北京韩侍中二首》中有诗句:“一生勤苦书千卷”,穿越时空,走进历史,欧阳修的“三上”典故和历史名家的文坛风范,又隔空碰撞而来,久唱不衰,经典而传神。

欧阳修作为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,不仅有“三上”,还有“三多”。

“为文有三多,看多、证多、商量多也。”欧阳修对自己为文这样经典解说。“三多”,即多看,认真学习别人的写作经验;多练习写作,在实践中不断提高;多与别人商量,多借鉴别人的长处,力争让文章达到完美境界。欧阳修酷爱读书,在万卷书中汲取知识和学问,还多写多练,形成多动脑动手的好习惯。多向他人请教,多和朋友切磋商讨,也是欧阳修的治学之法。

脍炙人口的《醉翁亭记》,是欧阳修的经典名篇。这篇叙事即景散文,区区四百余字,便将滁州山水之乐描绘得淋漓尽致。“醉翁之意不在酒,在乎山水之间也”更成为千古名句,在后世百姓中口口相传。但《醉翁亭记》并非信手写来,遂成佳作,而是欧阳修经过反复思考和广泛采纳别人的建议,方有历史名篇精琢而成。这便是欧阳修治学的“三多”之一,即“商量多”。

当时《醉翁亭记》初稿完成后,欧阳修亲手抄写了很多份,吩咐手下张贴于人群密集处,供过路人阅读品评。然后欧阳修根据众人反馈的意见,多次反复修改。如初稿中,欧阳修开篇用了十几个字,来描写滁州山景,但修改后,只留“环滁皆山也”仅仅五个字。这样开篇开门见山,更为简练凝练。

宋朝著名文学家欧阳修,开创了历史上的一代文风,一生留下《醉翁亭记》《秋声赋》《卖油翁》等许多经典名篇。他以“三上”“三多”,简练概括了自己的治学态度和创作心经,在历史文坛的大花园里,绽放了一支最美的花朵,醒目而绚烂。

庄伟才篆刻欣赏



莫听穿林打叶声



海纳百川

三省

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